



上海市剧本创作中心
Shanghai Creative Center of Arts & Culture

编

海
风

SEA WIND

——2016 全国戏剧创作与评论高级研修班作品集（下）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6 全国戏剧创作与评论
高级研修班作品集（下）



上海市剧本创作中心 编
Shanghai Creative Center of Arts & Culture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海风: 2016 全国戏剧创作与评论高级研修班作品集 /
上海市剧本创作中心编.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7

ISBN 978-7-208-14244-2

I. ①海… II. ①上… III. ①戏剧创作-文集②戏剧
评论-中国-文集 IV. ①J8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311003 号

责任编辑 赵蔚华

装帧设计 陈楠

海风

——2016 全国戏剧创作与评论高级研修班作品集(上、下)

上海市剧本创作中心 编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o)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常熟市新骅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20×1000 1/16 印张 47.5 插页 4 字数 915,000

2017 年 1 月第 1 版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14244-2/J · 473

定价 128.00 元

目 录

(按剧名笔画顺序)

五音戏 绿色的脊梁 常勇 (山东)	367
话剧 秋之白华 言禹墨 (江苏)	415
历史剧 孟子 谢天然 (山东)	453
荆州花鼓戏 茶缘 吴昊 吴胜忠 (湖北)	479
话剧 峡江人家 李沂 (湖北)	511
戏曲 春闺残梦 郜庆龙 (天津)	553
豫剧 援疆柳 肖帅 (新疆)	581
话剧 煤·人 陈国亮 (重庆)	619
话剧 碰瓷 张军 (江苏)	661
话剧 褒姒 纪红蕾 (陕西)	697

[主题曲:]

拖一条残腿哟，爬原山，
拄一根拐杖哟，撑住天。
载一片松林哟，淌一身汗，
青山作证哟，凤凰涅槃。

序 幕

[1996年冬天。

[舞台空旷、幽深、漆黑。漫天飞舞的大雪中，一束定点光慢慢照亮一个轮椅，轮椅上孙建博手拿着二胡，演奏出哀伤的音乐，仿佛在犹豫和沉思。一会儿又一束定点光亮起，另一个轮椅上坐着张海迪。两人先是沉默，张海迪憋不住首先挑起了话头。

张海迪 建博，你决定了？

孙建博 决定了！

张海迪 真要当原山林场的场长？

孙建博 海迪姐，我……（先是犹豫，继而坚定）组织上决定了，我是个党员，我……得服从安排！

张海迪 那你的陶瓷公司怎么办？就这样白白扔了！

孙建博 我想好了，全部捐给场里。

张海迪 那可是几千万的资产啊！

孙建博 钱不算啥，我穷过，苦过，钱没了再赚。

张海迪 姐知道你受过的罪，知道你不为钱，也不在乎钱。可原山林场那是个烂摊子，听说都接连换了好几任场长了，再说你的腿？

孙建博 我也为这犯愁！这真要是上任了，少不了爬山过坎的……哎，走一步说一步吧！（拎起手中的拐杖）不是还有它吗！

张海迪 弟弟，你这一步走出去，那可就没有回头路了！

孙建博 海迪姐，我这一去就没打算回头。我跟组织上说了，去原山林场没别的要求，就一条，在原山给我找块坟地，把林场治好了，我风风光光地埋在那

里。治不好，我也没脸回来，死了，沤烂了，肥大一棵树，在山上看着后面的人把它治好。（试探地）海迪姐，你真的不支持我去……

张海迪 不是姐不支持你，姐从心底支持你，佩服你！可是姐舍不得你啊！

孙建博 姐，你要是真疼我，就看着我挺起原山的脊梁，把原山“要饭林场”的帽子给摘掉，让大家都能过上好日子。

第一场

[1996年，腊月二十三。

[郁郁葱葱的松林。

[一群工人聚集在一起，吵吵嚷嚷。林场职工赵大林跳上一块石头，大声对大家说话。

赵大林（制止修理树木的王老蔫）老蔫叔，你就别摆弄了！林场都快破产了，你弄这些还有啥用！

王老蔫 我……

赵大林 别我啊你啊的了。大家说个痛快话，到底还去不去市里上访？

王二狗 反正也是闲着，不去干啥？当然去！

赵大林 王二狗，哪凉快哪儿呆着去！平常连班都不上，你去干啥。

王二狗 上班要是能挣出吃喝，我就上。

赵大林 你！

王老蔫 二狗，再难咱也不能不管林子啊！

王二狗（有点不服气，边躲到一边边嘟囔）你管得着吗？

王老蔫 大林，这去市里上访可不是个小事，我看咱还是再等等吧！

赵大林 李翠芬，你呢？

李翠芬 去也行，等等也中，我随大家。我可听说，场里要来个新场长，要不咱先给他反映反映，看看他办不办实事，是不是个好鸟？

赵大林 李翠芬，都啥时候了，你还当墙头草，你就滑吧！

李翠芬 我……我不是怕上访闹大了，领导给咱们穿小鞋吗！你说是不是，老蔫叔。

王老蔫 哎！要不是实在没办法，咱……

赵大林 瞧瞧你们这点胆量，还没有林子里的瞎家雀大。就林场现在这个球样，谁愿来？谁敢来？还给咱穿小鞋？（唱）

咱原山又穷又乱臭名扬，

三年来领导换了两三帮。

到现在场长空了有半年，
选来选去不见踪影黄了秧。

李翠芬 谁说不是啊！（接唱）

没有本事不敢来，
有本事的更掂量。
林场就像地雷阵，
谁要沾上准遭殃。

王老蔫 哎！要不是张场长还在这里顶着，我看咱林场早就破产了！

李翠芬 张金凤她一个副厂长管啥用，再说她刚给市里打了报告，这两天也要调走。

王二狗 真的？你这消息可真灵啊。

李翠芬 那是，我李翠芬是谁啊？我还知道你在外面挣得可不少……你……

王二狗 得了，得了，就你消息灵！也不知这新来的场长是个啥样的人，能撑多久？

李翠芬 撑多久？想得美，能来就不错了！

赵大林 来了也没用！外债他能还，还是工资他能发？我看连年都过不完，就得屎壳郎推车子——立马滚蛋。（突然想清楚，要拉回话题）哎哎哎，我说，你们到底去不去上访？

众 人（坚定信心，吵嚷着要上访）对，走，走。

小 马（幕后）站住，站住！（气喘吁吁地跑上）等一下！

赵大林 干啥？你是？

小 马（气喘吁吁地）我是小马，是孙经理，噢，不，是孙场长的司机。

赵大林 孙场长？我们这里没有孙场长，都是儿场长。（众人闻声哄笑。）

小 马（气急语塞，执意阻拦）你，你……你怎么骂人啊！

赵大林 骂你是轻的，耽搁了上访，小心砸折你的马腿！

小 马 怪不得都叫你们是要饭林场，穷横什么！（小声地）穷山恶水出刁民，孙经理就不该来！

赵大林 说谁是刁民？有种再说一遍！我不光砸折你的马腿，连你那什么狗屁孙场长的狗腿也打瘸了。

小 马（有点害怕，又很生气地）不用你费那个劲，孙场长本来就是瘸的。

众 人 瘸的？

赵大林（唱）

听说来了个场长气炸肺，
竟然想拿个瘸子糊弄事。

好好的林场为啥能倒闭？

还不是领导班子不给力。

小 马 你可别胡说八道，孙场长虽然残疾，但可厉害呢！（接唱）

你别把瘸子看不起，

八仙过海有铁拐李。

美国总统罗斯福，

扭转二战度危机。

战国孙臆遭酷刑，

轮椅之上扶大齐。

李翠芬 （接唱）

你别拽了近的说远的，

我问你他有什么了不起。

小 马 （接唱）

孙场长虽然腿残有志气，

他敢于辞去公职卖陶瓷。

这几年带领残疾兄弟十几个，

一年创收半个亿。

李翠芬 这么厉害！

赵大林 你就吹吧！

小 马 这可不是吹，（接唱）

他走南闯北见识广，

精明能干数第一。

他为人正派有爱心，

敢想敢干讲义气。

他来原山当场长，

保准改天又换地。

赵大林 你说的这么神，他叫啥？现在人呢？

小 马 他叫孙建博，就快到场部了，他拄着拐走得慢，让大家先等等。

赵大林 再等黄花菜都凉了！走，咱去场部，我倒要见识见识这个孙建博。快走。

小 马 走就走，一会保准让你心服口服！

[光渐收。

[光渐亮。

[林场场部门口。门口有一棵巨大苍翠的老松树，松树上有一个高音喇叭，松树下是一个石头垒的小桌子。

[孙建博幕后唱：

罡风吹，野云暗，

孙建博（拄着拐杖一瘸一拐上）（接唱）

罡风吹，野云暗，

银装素裹纷纷乱。

冒风雪，踏泥泞，

一颗焦心如油煎。

我这里一支拐杖一条腿，

一步两挪好比蜗牛爬泰山。

他那边一心上访去请愿，

肯定是心急如焚不耐烦。

[孙建博艰难行进中，跌倒爬起，爬起跌倒，不小心拐杖折了。

[众人走圆场，小马被赵大林等人拖着边走边寻找。

孙建博（接唱）

迎面看见老松树，

禁不住心潮澎湃往事涌。

你见过我的苦和痛，

你战风斗雨鼓励我前行。

我打小患病腿落残，

自卑自叹倍熬煎。

上百次手术做实验，

无数回徘徊鬼门关。

十六岁高考高分不录取，

十八岁工作无门泪涟涟。

打石子，收破烂，

受不尽流言蜚语和冷眼。

人下人，难上难，

在梦中成家立业也不敢攀。

我曾怨老天不公对你言，

也曾想逃避命运大树底下寻短见。

多亏了党和政府拉我出泥潭，

多亏了好政策发家致富将身翻。

林场危急关头纷纷乱，

组织任命义不容辞理当先。

再见赵棵老松树，

要学它生于磐石，长于风雨，战天斗地，绿荫如盖庇原山。

[孙建博挣扎站起，恰好被众人看见。

[小马看见后急忙上去搀扶。

小 马 孙经理，您的腿没事吧？

孙建博 没事，就是跌了一跤（意味深长地看了一眼众人），大家都是原山的职工吧？看来这原山的路不好走啊！（王老蔫拿过手中的铁锹，交给孙建博当拐杖。）

王老蔫 腿不方便，先拄着这个吧。

孙建博 谢谢，谢谢！腿不争气啊！

赵大林 你就是新来的孙场长？

孙建博 是我，我就原山林场的新场长孙建博。我这腿不听使唤，走得慢，让大家等得着急了，对不住了！

众 人 （本能后退）没啥，没啥！

赵大林 孙建博，我看你是个残疾人，好心劝你一句，哪儿来的你还是赶紧回哪里吧！

孙建博 为啥？

赵大林 就你这腿脚，肯定当不了咱原山林场的场长。你看看，这沟沟坎坎、山山岭岭的，没一寸平整地，腿脚好的都不行，别说你了！

孙建博 当这个场长肯定少不了爬山过岭，想想这个，再看看我这腿，心里也犯过愁，打过怵！可琢磨琢磨，我就是不信这个邪啊！

众 人 为啥？

孙建博 大家想啊，它山再高、谷再深，那都是死的，没腿的树都能长上去，我一条腿的大活人咋就爬不上去？

赵大林 话是这么说，可是……

孙建博 我看这场长也不是光去爬山种树，主要还是要领着大家伙一块保护好这片林子，一起脱贫致富，赵大林同志，你说我说的是不是这个理儿？

赵大林 是这个理儿！可……（突然醒悟过来）哎，你咋知道我？

孙建博 我不光认识你，你叫李翠芬，你叫王老蔫，你叫王二狗，你们几个我都有印象。

众 人 你……

孙建博 不瞒大家说，我这上任之前愁得睡不着啊！（唱）

一纸任命压重担，

五内翻腾心不宁。

原山林场外忧内患齐困扰，
好一似油干灯灭大厦倾。
好几天辗转反侧不得眠，
每一夜望罢月亮看星星。
星星月亮都看完，
对着材料死死盯。
一连看了两三天，
原山情况刻心中。

赵大林 噢！有一套啊！既然你非要蹚这浑水，那我们就给你说道说道。（唱）

老天爷爷心眼偏，
把原山林场塞深山。
撒下种子不结果，
生态林子又不能砍。
一年到头植树护林没黑白，
只落得筋骨累断吃穿难。

孙建博 不光这样啊，（接唱）

几年来场长换了好几茬，
没能把要饭林场臭名转。
到现在外债欠了四千万，
场里边停发工资已半年。
要不是舍不得林子苦忍耐，
早已是树死场空人难见。

李翠芬 孙场长，你说得太对了！（接唱）

场子倒了人遭殃，
家家户户受贫寒。
这家里生病缺钱看，
那家里御寒衣服单。
东家里缸中少米面，
西家里灶里无柴添。
要不是走投无路年关到，
谁愿意大年底下去喊冤。

众 人 是啊！是啊！实在是没有办法啊！

〔王老蔫突然向后栽倒，众人围拢，孙建博就近扶起。〕

小 蔫 爹，爹。

孙建博 孩子！你爹这是咋了？小马，快，快去拿点热水来。

小 蔫 叔，学校要学费，俺爹见发不下工资，就瞒着俺去卖血……爹，俺不上学了，你还是让俺去打工吧……

王老蔫 （醒过来，在众人搀扶下坐起）孩子，别恨爹，都怨咱林场穷啊！

孙建博 （掏出自己的钱给王老蔫）老蔫叔，这点钱你先拿着。再苦也不能苦孩子啊！

王老蔫 孙场长，俺不能要你的钱啊！

孙建博 （坚决命令地）拿着，给孩子先把学费交了！后面的事咱再慢慢想办法。

王老蔫 / 小 蔫 （感动）孙场长 / 叔……

王老蔫 小蔫，给孙场长磕头！

〔孙建博赶紧制止，搀扶起王老蔫和小蔫。〕

孙建博 （艰难地走向台阶之上），同志们，让咱林场的职工卖血给孩子上学，让咱林场孩子跟着咱林业工人吃苦受罪，我这个场长没干好啊！我给同志们道歉了！

王老蔫 孙场长，这不能怪你啊，你这刚来……

孙建博 我来一天也是咱原山人啊！往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一家人不说两家话，有困难咱一起想办法。

赵大林 孙场长，这救急不救穷，今天你帮了老蔫叔，可场里还有好几百职工等着买米买面过年呢！你要是个好样的，今天就领着大家伙一起到市里去上访，让大家过个好年。

王二狗 对，大家一起去闹，多少能弄点好处。

孙建博 王二狗同志，不能这么说啊！同志们，不是我不让大家去上访，咱以前少去上访了？上访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吗？往后要想吃饱饭，咱大家伙一不能等，二不能靠，更不能再指望着向政府伸手要。这救穷不如治穷，（挥挥手）这摇钱树人人有，咱得想方设法用自己的双手挖断穷根，靠山吃山，土里刨食。

赵大林 说得轻巧！这马上就过年了，总不能让大家张着嘴喝西北风吧！

孙建博 大家放心，我孙建博在这里向大家保证，五天之内，我给大家送米、送面、送粮、送油，保证让大家过上个好年。

赵大林 那要是办不到呢？

孙建博 办不到，你把我的另外一条腿也打瘸了，我啥话不说，立马滚蛋。

〔光渐收。〕

第二场

[伴唱:]

新场长落地成钉不食言，
五天内借来粮油和米面。
没想到按下葫芦起来瓢，
三把火烧起来一步更比一步难。

[光渐亮。]

[1996年腊月二十九。]

[孙建博办公室。]

张金凤 建博，职工的米面差不多都领完了。这下大家伙过年有指望了！

孙建博 老同学，眼下这一关算是过去了，咱得想想以后咋办啊，总不能年年来这么一出！

张金凤 建博，对不起啊！往后的事我怕帮不上你了！好歹忙完这一摊，我就算熬出头了！中午，咱们老同学一块吃顿饭，一来我给你这新场长接风，二来，你也给我这老副场长送送行！

孙建博 老同学，我的张场长，你这送行酒我恐怕是喝不成了！你看这是啥？（孙建博递给张金凤请调报告）

张金凤 唉，我的请调报告怎么在你这里？你这是？

孙建博 老同学，别怨我！我瞒着你向局党委请求把你留下帮我一年！（唱）

我初来乍到根底浅，
需要个左膀右臂稳局面。
你在原山十多年，
知根知底是高参。
咱二人本是老同学，
往后是一个班子一条船。
只要咱连起手来一条心，
原山就算风再大，浪再激，事再多，人再杂，

也只是不足以晒只等闲。

张金凤 建博，你说你办的这叫什么事啊！你不知道，为了调走，我费了多大功夫啊！不是我不想和你一起共事，可是……唉……（唱）

我在原山整十年，

尝尽了苦辣与酸甜。

我也曾意气风发把言建，

我也曾谋划蓝图夜不眠。

可积弊深重难撼动，

十年间越干越像死水潭。

建博，这些年我是有苦难言啊！

孙建博 老同学，我知道你的难处，我就问你一句话，你拍着胸脯扪心自问，你就甘心这么一走了之……

张金凤 我……建博……看在老同学的份上，我可以答应帮你一年。不过，咱可说好了，要是一年后，场里还是没有起色，你可不能再拦我？

孙建博 要是你还主动要求走，我绝不拦你，我帮你跑调动。

张金凤 你啊！

孙建博 就怕到时候咱原山发展起来，你舍不得走啊！

张金凤 你啊！还是爱做白日梦！咱们的情况你也清楚，企业亏损的亏损，破产的破产，能吃上饭就不错了，要发展，谈何容易啊！

孙建博 这是我草拟的一个改革计划，（递材料）你看看，提提意见。

张金凤 （仔细审读）建博，你这个改革计划是不是步子迈得太大了！现在的原山，就像个得了绝症的病人，药下的太猛，会不会物极必反啊？这要是一旦处理不好，原山那就是乱上加乱，也肯定会影响你……

孙建博 张场长，我的老同学，老大姐啊！（唱）

你的担心我理解，

对我关心爱护更明白。

改革肯定有风险，

机不可失不能等来不能挨。

老大姐，这改革就是要拿着刀子割自己的肉，割的时候越痛，脓血流得越多，病好得越快。至于我个人，现在也来不及考虑这些风险了，我可以等，可原山等不起啊！（唱）

这几家企业亏损整两年，

每一年拉下饥荒近百万。

几十名下岗职工无着落，

不得不收酒瓶子捡破烂。
个别领导铺张浪费不作为，
个别员工领着工资不上班。
工作不分多和少，
统统都吃大锅饭。
群众对此意见大，
忍气吞声敢怒不敢言。
这些问题不解决，
好日子镜花水月没边沿。

张金凤 改革的事事关重大，我看保险起见，还是先在班子里面征求一下意见，也和局里通通气！你再考虑考虑，我去看看东西分得怎么样了？

孙建博 行啊，我也正准备这么做。

[光渐收。

[广播声：林场职工注意了，林场职工注意了，没有领取过年物资的请抓紧到场部门口领取，没有领取过年物资的请抓紧到场部门口领取。

[光渐亮。

[场部门口。一辆大卡车上放着米面粮油。赵大林站在车上，欢天喜地地给其他职工分米分面。

张金凤 (拿着发放单走上) 赵大林，东西领得怎么样了？

赵大林 差不多都领了！

张金凤 那行，剩下的先收起来吧！

赵大林 好啊！

常 总 (幕后) 别收了，省得麻烦！

[常总带人冲出来，围起了车辆，抢东西。

常 总 (上) 兄弟们，把剩下的东西统统给我搬走。

张金凤 常总，有话好好说，您这是？

常 总 张场长，你少给我装糊涂。林场欠我的 30 万工程款，今天到底还不还？

张金凤 常总，不是我们不还，林场是真的没钱啊！

常 总 没钱？(指着米面) 这……这……蒙谁啊！

张金凤 我们真是没钱。林场的职工都快半年没发一分工资了！

常 总 你们发不发工资我管不着。兄弟们，人家没钱咱也不能难为人家，咱就凑合着搬点设备，算顶账吧。

张金凤 常总，您不能搬设备啊。您要是把设备拆了，我们就彻底完了。再说，我们这套设备购买的时候那可是三百多万啊！

常 总 三百万也好，三十万也罢。只要你们拿出钱，我立马走人，要是拿不出钱，今天就别怪我不客气了。兄弟们，动手！

张金凤 常总，你别逼人太甚！原山的职工可都在这里，你要是逼急了，他们可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常 总 呵呵，张场长，你这是威胁我啊！你别怨我逼人太甚，我也是没有办法啊！（唱）

原山像风中残烛摇摇坠，
眼瞅着病入膏肓命难回。
四千万银行欠款数目大，
百十个债主屁股后面天天追。
不是我心狠手辣愿做催命鬼，
总不能你们没死我先当垫背。
兄弟们，动手！

赵大林 （手持铁锹）谁敢动手，我砍了他！

常 总 呵呵，欠账还有理了，给我打。

[众人打在一起。]

孙建博 （幕内）住手！（上）有话好好说！

常 总 哎，孙总？快住手！快住手！你怎么在这里？原山也欠你的钱？咱是朋友，我劝你一句，赶紧搬点东西吧，晚了可连这都没了！

孙建博 常总，这搬东西可是犯法的啊！

常 总 犯啥法？欠债还钱，天经地义！

孙建博 常总，咱要债也不能违法啊，弄不好别吃不了兜着走啊！

常 总 （有所顾虑）唉，我说孙总，你老弟这是站在哪一边的啊？咱可都是债主啊！

孙建博 常总，我可不是债主，原山不欠我的钱，是我欠你的钱啊！

常 总 老弟，你怎么会欠我的钱啊！谁不知道你孙总做陶瓷，那是买全国、卖全国，货真价实，言而有信。咱是老朋友了，你可别哄我了！（唱）

还记得初次见面在西安，
卖陶瓷你请我用餐在会馆。
你说你吃着药丸不喝酒，
可是我为了面子将你灌。

孙建博 （接唱）

你说一杯酒就是定金一万元，
我咬咬牙硬是干了一斤半。